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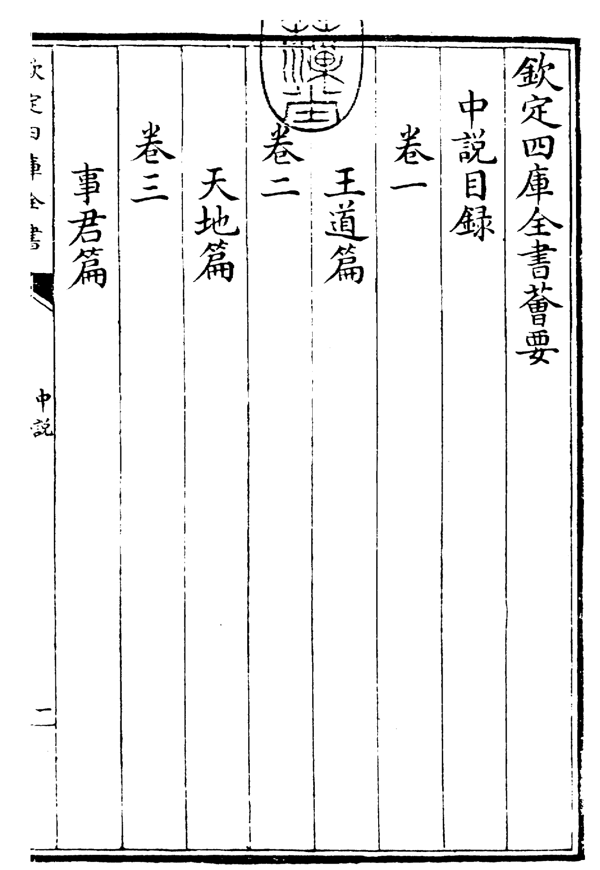
子部

中說卷一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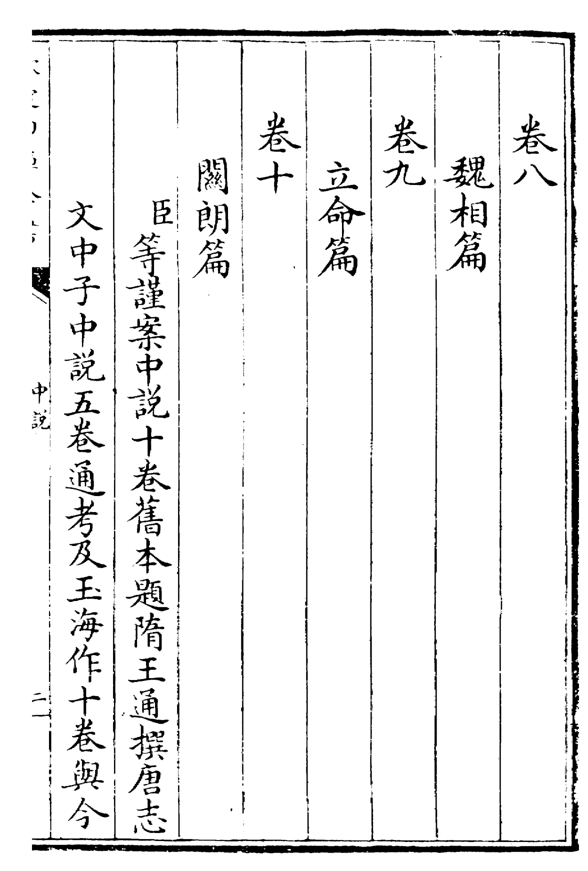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說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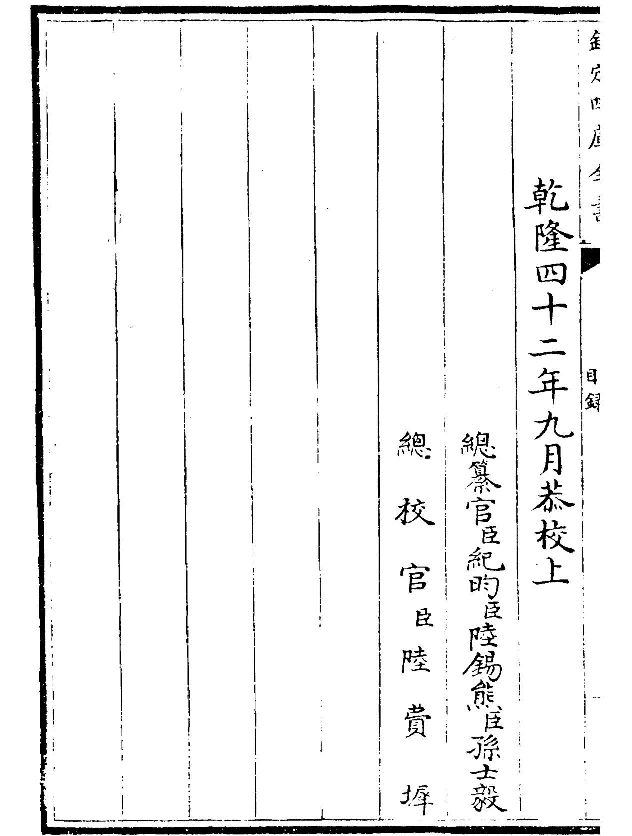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中說十卷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作十卷與今

本合凡十篇末附序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畤録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篇又録闗子明事一篇卷首有阮逸序末有福畤貞觀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嘗辨所載李德林闗朗薛道衡薛收事證以史傳無不乖舛其説極為精核今考通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即不復出故文中子世

家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乃
云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註太樂
樂署煬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
太常寺有太樂署是通大業末年復至長安
矣是亦謬妄之一証也阮逸序謂淹曾序中
說今考淹所著世家歷序著禮論樂論續書
續詩元經賛易凡六種而不及中說又福畤
序謂淹索中說於仲父凝凝追而求之始得

百餘紙不著篇目未能詮次至貞觀十九年凝始授福畤福畤始編次為十卷則中說之藁初未與淹况淹卒於貞觀三年越十六年中說尚未及編輯成本淹又何從序之其為牴牾亦灼然可見故晁公武疑此書為阮逸偽作今考劉禹錫集王質神道碑稱質曾祖勉為文中子之孫併稱隋朝諸儒惟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者皆天下儁傑著

書行於世又李翺集與梁載言書稱太公家訓王氏中說則實有其人其書非盡出贋造朱子謂是書假卜筮象曾論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乃福郊福畤之所為其言近是況邵伯温聞見前録載逸偽撰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三書而不及中說而宋咸辨文中子一書年代稍在逸前尤為確證固不得以逸善作偽槩以歸之矣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阮逸注中説原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奥盡録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説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

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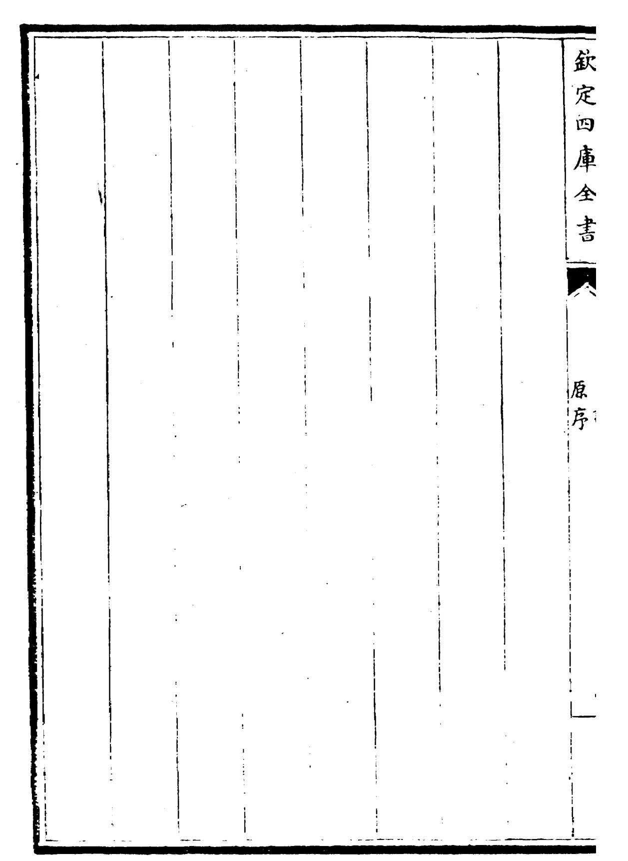
傳凝因言闕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亡闕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孫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

而遺事必録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逺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揚倞註釋倞其亮反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藴奥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

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

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中說卷一

宋 阮逸 注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鞮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録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

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

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襃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

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子不豫屬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泫胡畎反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

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

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主）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

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惡出為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

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拓跋之德黎民懐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子掌軍書為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聲知德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文知道為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

預議者也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眷反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霑知廉反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强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乎光

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强為太子强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見未將著北齊録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劭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為録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羮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

密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驗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

侈心乎始皇東廵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

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栗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忽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五舉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弒之周遂微）故

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為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沴閭計反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子遊孔子之廟漢巳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

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汩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汩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

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已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閫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疏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

（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以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已也（以已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

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日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體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

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文末子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毁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絶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

之仁也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

中說卷一

中說卷二

宋　阮逸　注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潔而端莊靖也恵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恵物而斷威也和而博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

體曠而志肅瓆也明而毅賈瓆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子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

身殁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似忘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為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音遠為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塤篪（塤土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

掌墳銳上平底六竅篪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末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為道義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

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内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挺執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為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

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孝則知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

天順人則禍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絶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

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禮不闕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遠謂

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為苻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恬然溫矣先黜尸素然後舉賢斷矣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

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勑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權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至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

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叔曰夫子載造彜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

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從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公也小人懷其生恕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雜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之大義之蕪甚矣荒蕪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

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為政有所持循一本作脩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

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无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

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趍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賾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大行之一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

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顔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

富其學瞻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韋曜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黄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瓚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徵乎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

魯（齊轅固生治詩為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為儒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注見上懣昏也懣莫困反）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獨處無邪）出則悌入

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姦則賊）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可也

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詔冊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銳反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歷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中說卷二

中說卷三

宋　阮逸　注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不足觀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

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涔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巽言以拒之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

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歎反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賈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孤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

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十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邃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

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訝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

夫稱家丘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使者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弼不悦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誅死子謂荀悦史乎史乎悦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中明制度重言美之也

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辯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名為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冶之辭梁朝士人宗之孟務妍侈此冶可見矣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照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叅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為文好押强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

字德璋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辯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為學書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土阿土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

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

為齊新安王記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揔詭人也其文虛揔字揔持與陳後主為長夜之飲相和為詩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藏用署常恕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

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揚雄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恪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

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房玄齡問

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辯）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語）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懐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

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

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

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貞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辨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亡性殺生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强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為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偪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

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别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沿革而已不敢辯興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則論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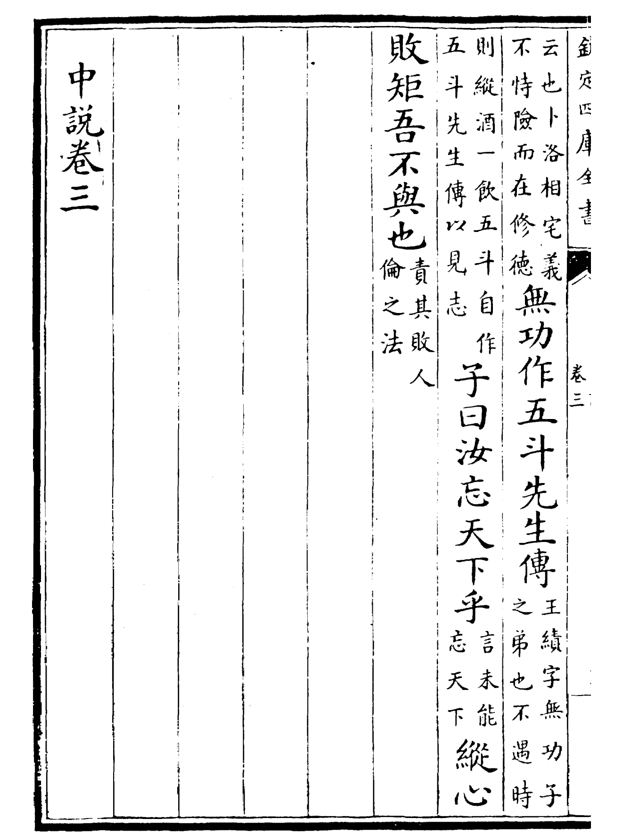
貌敦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州為鄉五族為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忘哀子之言

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徒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芻靈者善謂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

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言人動有所禀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句龍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史將行被起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清極則介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

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

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為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為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



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徳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説卷三

中說卷四

宋　阮逸　注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成王笞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寖潛寖省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環不絶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温彦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伶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寬其關閾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伶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

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叔也夫子謂文中子

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叔善言叔達善德二子同志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祖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

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

太原府

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横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

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歷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豳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

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

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

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王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

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為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

賈瓊曰樂閒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好自矜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注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

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

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正道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

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

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

晉賢蕩馬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事必從宜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

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仕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此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

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旨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劒珮鏘如帶劒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

於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

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䢵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項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注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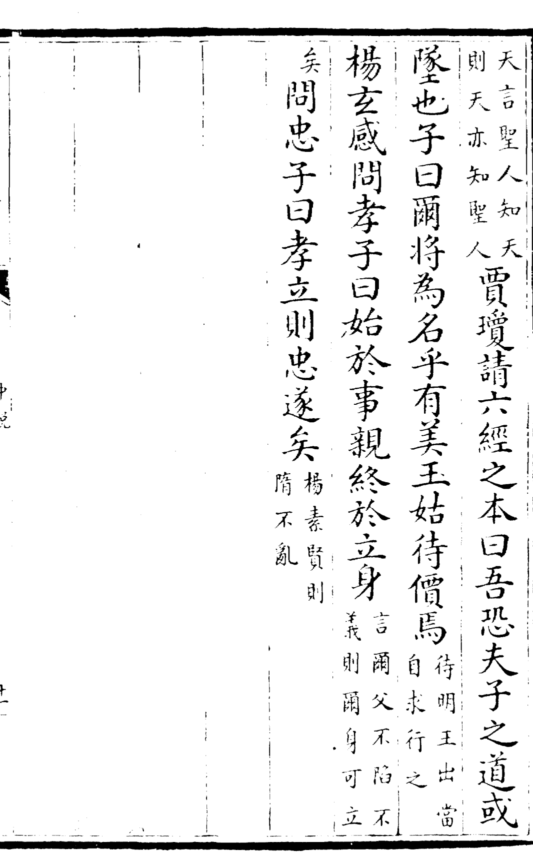
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高莫窺測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簡或曰廣廣泛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中有擇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以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

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為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曰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襄讚曰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箴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割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

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知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歌非得聘賢之實也　歌干髦而遺之干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　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虛飾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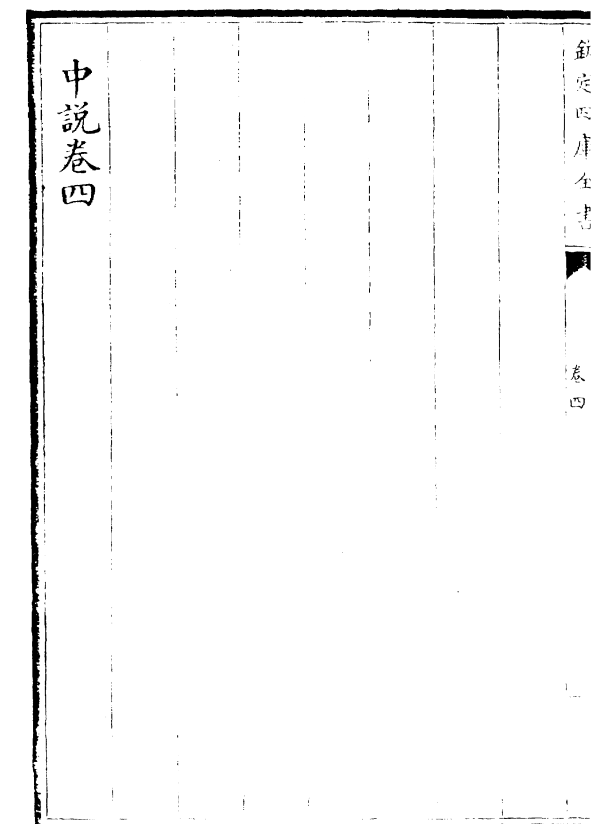
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恃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未見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



（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矣）



中說卷四

謹案原序第一頁後八行貞觀三年按新唐書太
宗紀杜卒在貞觀二年此疑誤
卷一第一頁前五行上黨有銅鍉縣刊本鍉訛堤
據隋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三行惠帝名衷刊本衷訛裏據晉書帝
紀改
第五頁前五行援于眷反刊本眷訛春據廣韻改
卷二第二頁前七行八病未詳按沈約云詩有八

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

也此失考

第三頁前一行薛道衡時為内史侍郎刊本衡訛

行據隋書改

第六頁後一行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刊本館

訛管據後漢書改

第十頁前七行懣莫困反刊本莫訛七據廣韻改

卷三第四頁後一行字德璋刊本璋訛章據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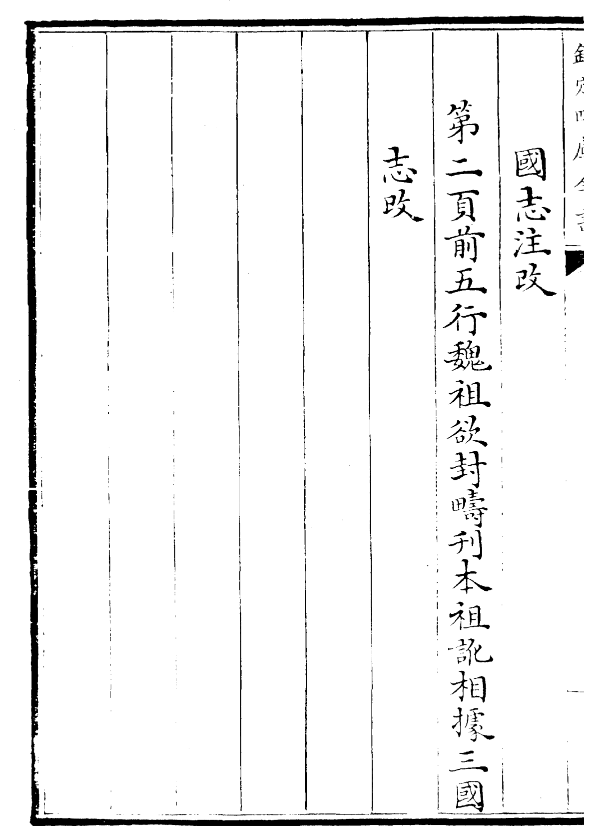
書改

第四頁後二行傳于樂府刊本府訛有又宋帝深
銜之刊本銜訛衘並據南史改

第五頁後七行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刊本讓訛署
令改

卷四第一頁前四行代成王啓伯禽刊本成訛武
據禮記改

第一頁後一行山濤舉之自代刊本舉訛學據三



國志注改

第二頁前五行魏祖欲封疇刊本祖訛相據三國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龔煇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說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說卷五

宋 阮逸 注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

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

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為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乎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

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

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

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

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黄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續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勤拳委曲以禮誡之）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

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

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馬虬薦王肅及闕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

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郅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

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隕穫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況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線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線七回反經徒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避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盥古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并〕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

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懿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卹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

遂亡乎 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 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 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 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為然 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 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 勿與小人辯明 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勿與小人爭理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 子在蒲 蒲古中都之地隋為河中郡 聞遼東之敗 大業八年九軍並陷 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 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 賦兎爰之卒章 王國詩也桓王

失信諸侯皆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侯能者侯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貞信也

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賛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强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

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為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馮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祖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愔於斟反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

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弑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為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不苟言貌汎乎利而諷之無鬬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

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僭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漢文景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絶矣元

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云此時漢制已絕何為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

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辨哉誠不得已也）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為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五